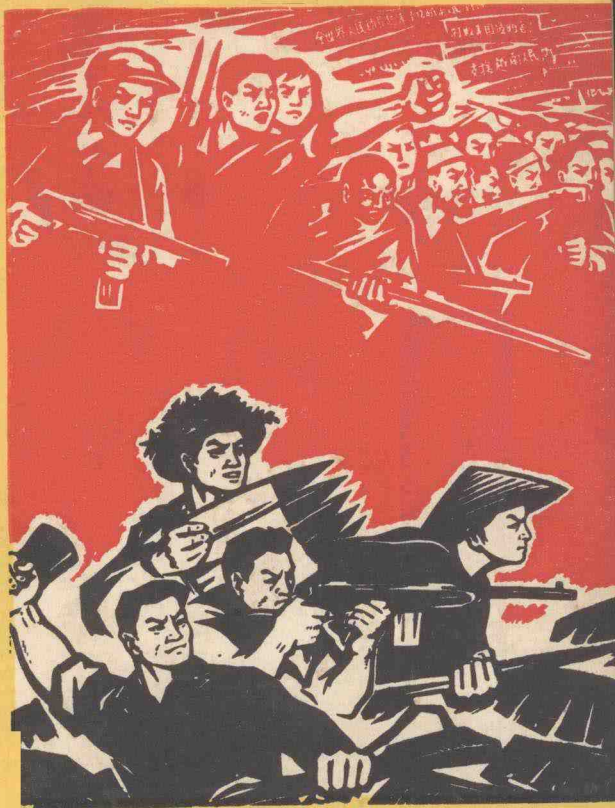


支援越南
人民抗美
爱国斗争



战斗在敌人心脏里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故事描写越南南方游击队员范三斧，怀着深刻的阶级仇恨，带领爆破小组，克服重重困难，穿过重重封锁，深入敌人的心脏里，机智巧妙地炸毁了美国鬼子和伪军头目开会的场所，狠狠地打击了敌人。作品歌颂了越南人民敢于斗争，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。



战斗在敌人心脏里

张一壮编写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武汉解放大道332号)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

新出字第1号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

统一书号: T10106·555

定 价: (5) 0.05 元

开本690×930毫米 $\frac{1}{32}$ ·印张

字数4,600·印数1—45,000

1965年6月第一版

1965年6月第一次印刷

战斗在敌人心脏里

张一壮编写

美帝国主义，在南越进行灭绝人性的战争，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疯狂的轰炸和侵略。它妄想把魔爪伸进咱们中国来。

越南南方人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，进行了坚决的反击，游击战打的十分漂亮。今天我说的这段“战斗在敌人心脏里”，就是描写游击队员范三斧巧炸美国鬼子电影院的故事。

三斧原名叫范明清，为什么改名叫三斧呢？因为前年美国鬼子顾问汤姆斯上校，领着伪军到三斧家乡广南地区进行疯狂的“扫荡”，三斧的父亲、妻子和三岁的小儿子都叫敌人杀死了，三斧拿起一把大斧头和鬼子厮拼，一连砍死了三个敌人，不幸自己也被敌人刺刀刺伤头部，正在这时，游击队赶来了，救下了三斧和乡亲们；因为三斧勇敢地用斧头砍死

了三个敌人，大伙都尊敬地叫他范三斧。三斧倒比真名范明清叫的更响亮了。

三斧伤好之后，就参加了游击队，由于作战勇敢，担任了游击支队的爆破小组长。

这一天，第四号“战略村”地下党的同志送出来一分重要情报。情报说美国顾问汤姆斯从西贡带来一批美军和伪军头头，到“战略村”来召开军事会议、部署兵力，企图进攻游击队的根据地，第一个目标就是这个游击支队。支队决定消灭这帮家伙，打乱敌人部署，把任务就交给了三斧爆破小组，命令他们到敌人心里炸掉这些家伙。从外边打不行么？不行。这个村周围有三道铁丝网，上有信号弹，下有地雷，四面四个碉堡，控制住了这一片，硬打伤亡太大；再说对村里群众也有不利之处。支队长说：“咱们来他个中间开花！”

出发前经过仔细研究，支队长再次检查了三斧小组行装。三斧、阮明德、黄玉、吴弟四人收拾得干净利落，三斧更是整齐：古铜色的四方脸膛，大眼睛炯炯有神，两道浓眉和被敌人刺伤的伤疤连接一起，充满了对敌人的无比仇恨；中等身材，宽宽肩膀，脚上穿着解放式胶底凉鞋；右挎一支汤姆式

冲锋枪，左带四个地瓜式手榴弹，腰里掖着把锋快的大斧头，炸药包用尼龙布包好，扛在肩上。支队长看天近黄昏，便命令一二中队和三斧小组出发。队伍沙沙沙，直奔第四号“战略村”。

“往后传跟上！往后传跟上！”“快步前进！快步前进！”“不要讲话！不要讲话！”“卧倒，卧倒……”怎么？到了。

他们按地下党的指示，从村东头小河淌水进村。这河有丈把宽、五尺多深，从东头穿过村中流到村西。这河不好过。因为河上有铁丝网、河里倒插着用竹子削成的尖刀、并有一通电流就响的地雷。那为什么要从这进村呢？第一，这里防御设施严，敌人相反有些麻痹；第二，河里这些埋伏，象三斧这样的游击队员早就有了具体的破法。只见他们一声不响地涉入河中，用钳子钳断铁丝网，一边一人抓住铁丝网轻轻放下，怕惊动敌人。铁丝网一断，四个人潜到河里，将竹刀连砍带拔，十几分钟就打开一条通道。支队长调来了两挺机枪，守护三斧他们的退路，然后和四人一一告别。

三斧小组进了村，只见村子里静悄悄、黑沉沉的，连个伪军岗哨也没有。怎么没有？是敌人怕

死，不敢和老百姓住一起。他们住在村中心，用铁丝网、交通沟将自己围起来，白天出来糟害人，晚上就躲到碉堡和村子里去了，所以没有岗。三斧四人一进村直奔村南头第三家，门前有棵大芭蕉树，这就是地下党安的联络点。一到联络点黄玉就要上去敲门。“慢！”“怎么？”“你看门开了半扇，地上没有暗号——倒扣的椰子瓢。”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如果出了问题，地下党同志会将椰子瓢踩碎。”“那……”“咱们找个老乡打听打听。”“好！”四个人抽身离开了联络点，来到了一家小竹棚前，阮明德、吴弟端枪分布左右，三斧和黄玉来到棚前，仔细一听，听到一个老人在唉声叹气。三斧上前敲门。“谁呀？”“老乡，我们是过路的。”“三更半夜干什么？”“跟您要碗饭吃。”“米都让你们抢走了，哪还有饭吃？”“大爷，我们没抢你的米，我们是过路的。”“哼，今天装过路的，明天装要饭的；我儿子媳妇都让你们抓走了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”坏了，老大爷把他们当成特务了。黄玉是急性子：“大爷，我们不是特务，我们是游击队。”三斧想拦也拦不住了，伸手一拉黄玉，俩人端枪准备战斗。老大爷一听是游击队，沉吟了一会“什么油击队、盐击队的，我不

知道。”老大爷再不说话了。黄玉还想上前，三斧说：“黄玉同志，老大爷定有难处，咱们走吧！”

“三斧同志，他……”“走吧！”刚要走，这时门吱溜一声开了！出来一位老人，年约六十上下，面孔清瘦，衣服破烂，出门来，看了看三斧，又看看黄玉，猛的上前拉住了两人的手：“亲人！”眼泪就掉下来了。“老大爷您受苦了。”“亲人，可把你们盼来了。亲人们，可别怪我老头子。这几天狗特务们，巧装成你们的模样，到处试探百姓，我不敢轻易相信呀！”

“大爷，你是怎么看出我们是真游击队的？”“我听出来的。特务他们装的再象，可他们自己互相称呼，还是长官长、弟兄短的；只有你们叫同志呀！”“啊！”大伙这才明白。“同志深夜进村，有什么事？”“大爷，东边那几家，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？”“啊！前天美国大头头住到村里，伪军们怕村里青壮年闹事，一到晚上就押到村西大庙里去了，天明才放回来，这不，我儿子媳妇也被他们抓去了。”“那……”“同志，有什么事？我老头能办吗？”“我们想找个老乡带路到敌人里层去。”“行，我被他们抓去修过房子，里边的路、哨兵在哪，我都知道。我带你们去。”“大爷，您年老体衰。”“你们来了，我满身是劲，走！”

老大爷带路，四人紧紧跟上，来到了第一道伪军岗哨。

一道外壕和铁丝网挡住了去路。在哨兵面前有一块木板，可以过人，可是敌人哨兵正面对木板，不能明过。五个人只好隐蔽起来。正当这时，村里边走出一人，哨兵忙问：“谁？”“我。”“口令？”“去你妈的！”哪有这样口令？“老子的声音都听不出来？”“啊！班长呀！电影完了？”“我杀人都杀腻了，看电影还叫我学杀人；出来凉快凉快。”“那我也不去看了。”“嗯！今天美国最新格杀技术片，美国顾问亲自讲解，当官的都去了，你敢不去？”“是，去！去！”噤噤噤，当官的走了。“呸！你不爱看，我就爱看了？”哨兵扭过身去。三斧一见好机会，猛的往前一窜，来到了哨兵身后。哨兵刚想回头，叫三斧一把掐住了脖子。“老实点！”“老实……点……”怎么这味？叫三斧掐的。“说，里边还有几道岗？”“两道。”“什么人站岗？”“美国佬。”“当官的和鬼子顾问在什么地方？”“都在小教堂看电影。”“今晚口令？”“不得活。”“回令？”“我也不得活。”“嗯？”“是我也不得活。这是美国人规定的。”原来这是两句美国话：美丽和很美丽的意思。英文叫：Beautiful Very beautiful，听不

清就是不得活，我也不得活。三斧扒下伪军的衣服，用毛巾堵住他的嘴，又把他的手脚捆在一起，扔在交通沟里，然后和大家一道继续前进。

第二道是美军岗哨。奇怪！哨棚空荡荡，没有哨兵。黄玉一见就要过去，老大爷一把抓住说：“慢。这一带全是地雷，前几天一个老乡走到铁丝网跟前，叫地雷炸死了，只有从哨棚跟前过才行。”“有哨兵在呢？”三斧说：“不要紧，叫他出来。”三斧拿起了一块小石头，叭！扔到哨棚跟前。石头一响，唰，从哨棚后边大树上射下来一道亮光。原来鬼子夜间在里边站岗，也怕有人摸他，就爬到树上去了。石头一响鬼子用手电一照，暴露了位置。三斧看的清楚，急忙抽身，倒退几步，然后站起来，噚噚噚直冲哨兵走去。“谁？”“我。”“口令？”“不得活。”“回令？”“我也不得活。”三斧想你早就不该活了。“How do you do？”意思是你干什么？三斧不知怎样回答：“那……我……”边说边往前走，离哨兵还有八九公尺时，坏了！怎么？敌人手电照着了三斧手中那把明晃晃的大斧子了。“站住！”鬼子就拉枪栓。三斧一听，心想：敌人一开枪，那是前功尽弃。平地上八九公尺我能冲上去，可这还有根大树呢！怎么办？他急中生智，

把手中斧子瞄准就扔过去了。咔嚓！正巧，砍在鬼子右肩上。“哎哟！”鬼子一痛，叭！摔到地下。三斧窜上去，骑在鬼子身上。黄玉赶到，拣起斧子，咔嚓！啊嚏！怎么？喷了两人一人一脸的血。他们血也顾不得擦，赶紧前进。接近了电影院一看，这个电影院，原来是个法国小教堂，有三十公尺长，十五公尺宽，能坐二三百人。老大爷说：“这教堂只有前门，后边有两个大窗户。”三斧一想：对，两边一块炸，叫他一个也跑不了：“阮明德、吴弟你俩带炸药包跟随老大爷到后面，听枪声或炸药声一块动手。”“是！”老大爷领着二人到后边去了。三斧仔细一观察这电影院，见大门是敞开的，二门关着，中间吊着电灯；两个美国鬼哨兵，在电影院门里来回晃动。门前广场停放着十几台大小美国汽车。四周静悄悄的，只有电影院里传出来阵阵噼哩叭啦之声。三斧和黄玉二人紧贴汽车，摸索前进。刚刚摸到最后一辆汽车跟前，电影院里电灯猛的一下亮了。糟糕！电影完了。电影一完，鬼子一散，再想一锅端可就沒机会了。三斧想到这里，叫声黄玉：“掩护！”自己抱着炸药包，就象打篮球三大步投篮一样，噔噔噔就窜上了台阶。有两个美国鬼听见有动静便伸头来

看，只觉耳朵里灌进了一股风，一抬头，见一个伪军打扮的人，满身血迹，一脸杀气，手抱尼龙布的四方包，直往大门闯。鬼子伸手来拉，三斧一晃膀子就冲进了大门。正想往里走，一个鬼子上来抱住了三斧，另一个就夺炸药包。这时，黄玉赶来，手起斧落，砍倒了一个鬼子。三斧抬起一脚踹倒了另一个鬼子，黄玉又给了他一斧子。正在这时，二门开了，以汤姆斯上校为首的美伪头头边说边往外走。三斧一见这帮家伙，眼都气圆了，他想起了上级交给的任务；想到了亲人被残杀时的情景，想到了千万父老还在这帮疯狗压迫之下；想到了中国兄弟董存瑞、黄继光的英雄事迹。只见他大踏一步，堵住了二门，一低头，用牙拉开了拉火管，导火索滋滋直冒绿火。鬼子一见吓的就往电影院里钻；后边的人不知道出了事，还往外走，里外一闯，挤成一团，三斧数：“一、二、三。”黄玉叫：“三斧，快撤。”三斧知道鬼子们是万难逃走了，这才将炸药包扔在敌人堆里，把二门从外面反扣住，这才跟黄玉两人跑出大门。还没卧倒，就听轰轰两声。怎么两声呢？原来阮明德和吴弟在后边也同时动了手。这两个炸药包将教堂顶子掀起了两丈多高，叭！又砸在鬼子头

上，连炸带砸鬼子死亡好几十。光伤兵用汽车拉了一上午。四个人端枪一阵扫射，边打边撤，外边一、二中队也同时开火，掩护三斧小组撤退。

老大爷将三斧四人送到小河旁，和三斧等人握手告别。老大爷向三斧说了好几句话，三斧一句也没听清。原来三斧离爆炸点太近，耳朵现在还嗡嗡作响。老大爷拿过三斧的斧头，在地上刻了八个大字：人民必胜、红心不变。

这场仗打得漂亮。消灭了敌人，打乱了敌人部署；为游击队调动兵力争取了时间。紧接着，游击队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三斧小组又接受第二次爆炸任务，这些，我下次再讲。